

清閣雅韻

清
一
閣

詩

虞夢令 著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蘇文藝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0106666666

清閣雅韻

二
世
家
父
懷
沙



清一閣

詩

虞夢令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阁雅韵 / 虞梦令 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7.4
ISBN 978-7-5399-2527-1

I. 清... II. 虞... III. 诗词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3712 号

清 阁 雅 韵

书 名 清阁雅韵

著 者 虞梦令

责任编辑 王建平

责任校对 张松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960×652 毫米 1/16

印 张 13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527-1

定 价 30.00 元(全二册)

□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□

序

·
御风

忽地倒春寒，烟雨江南。梦令有信息：“手边的几篇序不大好用，不是不好，而是行外，你去读读我的诗词吧，看是否可以作个贴切的序。”一行小字，飘入雨窗，吹起了心的涟漪，漾在江南烟雨中。

梦令每有诗词作品，多蒙见示，清灵之间，有广寒的意味，仿佛未食人间烟火；拂面而来的总是一袭清气，令人为之一爽，尤其在清气日少一日的今天。

诗词的清气，就是清一阁主人梦令的清气。雨雪烟尘奈何不了她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；素面朝天，一飘长发，就是一首飞来的小令。

率性而行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不过是由着性子来罢了，并非真的明心见性。梦令的率性而行，有孩童般的天真纯稚。王琴生先生爱其高才，收为学生之后还要收作义女，送“稚童”名号，赞其词好，“乃

当代之李清照!”清气就是其性,好恶取舍即由此生发。

清气并非真空之气,就像清水并非纯净水一样。她恰是出污泥而不染的。惟其如此,才显出气格之清高。

梦令好清静,对现代都市人来说,她的生活几乎可算是深居简出了,出门竟连起码的路也不认识(有位文家笑她再如此下去就章太炎了——据说章是出了门找不着家的)。这种性格恰恰使她少染尘俗,也使她的“清”有了前提保证。

梦令惜时如金,每次相约见面,她总是划定七点到九点之类的界限,而且到时便走,有时朋友餐聚,十几分钟竟找借口溜之大吉;大家知道必是躲到清阁里去了,也不见外。

梦令极爱读书,每日手不释卷,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,而且是几本不同类型的书同时读,这使她与同龄人相比拥有更丰厚的知识,而她的聪慧与灵性,使她的文化比别人多了份敏灵中的慧智。见过她的人,都会觉得她与众不同,天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。文怀沙先生初见之下立刻送她“藏晖”二字。为其诗词集题名为《清阁雅韵》。

就这么个人,对公益之热心,往往相得益彰。乐社的古琴会、昆剧传统戏宣传、京剧票友社等,她都切切地热心操持。一向清静的她,竟也动如脱兔。我们为之感动,捐款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公益之类的事,往往会冠盖云集。这种场合,梦令于操办就绪之后便隐退幕后,又是一卷在手了。“冰魂负誉对严霜,抱恨遗名斗春光。香冷念绝尘俗气,心寒意拒排名榜。”咏的是梅花,实质正是她自己本性的写照。

梦令不能容忍片刻的虚度。有一次,我说到嘉庆年间,宁波知府丘铁卿内侄女钱绣芸嗜书如命,请知府作媒嫁天一阁范家,终因冷酷

的规定未能登阁一步,而没有冷酷的规定则不复有天一阁的存在,感叹范兵部们的卓越,感叹钱绣芸们的郁闷,感叹梦令们的幸福……梦令说,感叹梦令们之外的不醒不惜不习……

敏感和疾恶,常使梦令出言见底,不了解的人多半会不甚解,其实是童言无忌,亦恰恰是诗人本色。

我最喜欢她本色的文字,亦是她最好的文字。《吹皱一池春水》:
“不怕 风乍起 / 吹皱 / 一池春水 // 怕是 吹皱以后 / 风再起 /
或是 / 不再起 // 不怕 念成泪 / 落成雨 // 怕是 凝成冰雪 / 坠
沉心底 / 又成 / 一池春水。”有一次,她送我一盆小榕树,并写下了
这样的文字:“想起时浇水,不可过,念道时见阳,无须久。此木不贪不
娇,经得寒耐得渴,纵使偶尔忘了她,依然静默如故……”

面对她的机智,我常常是哑口无言。在烟雨太湖,她脱口而出:“烟收翠色这边柳,雨漫平湖哪里天!”不拘格套,皆从自己胸臆流出。

她说:“为什么写诗呢?有事要表达呀!那么表达就是了。”她说她最喜欢《诗经》里的“野风”,汉魏六朝的逸风,李白的古风。

她说:“诗词应当顺应时代,自然顺势生发!”她正用自己的言行在实践着古典诗词与新时代的切合融洽统一。

她的本色文字,可能不会是人人都认同的。这也不奇怪,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好谈格律而不解风趣。“格律是空架子,有腔口易描;风趣专写性灵,非天分不办。”杨诚斋说得不错。比如写字,有人一离了描红本便不成字,斤斤于格律的人正是如此。儿时就受母“格律”的梦令可以写出如老先生笔下的律诗,可她愿意放达!

先有脚，后有鞋；先有诗，后有律。诗经有什么律？

记得梦令有两句诗：“道左一株随意长，无格无律占风光。”这就是梦令。这就是梦令的诗词。

关于诗词的一点看法

虞梦令

曾言：诗为心声！

确实，诗当由心随意、含情寓理生发而成，方为妙音。

从黄帝时代的《弹歌》到殷民族的《燕燕往飞》、《击壤歌》到舜时的《南风歌》到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再到《楚辞》、《汉乐府》魏六朝诗，无不透露出我们民族的心声、真情。直到一千多年前的大唐，律诗绝句的峰起，早期诗歌重在真性情，似乎不太注重形式，两字句、三字句、四字句、五字句、六字句、七字句……其实是心里想什么句就是什么句，你看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表达是第一位的，韵律美在意之上，抒情言志是第一位的，我们读来觉得酣畅淋漓过瘾，直到大唐时代，人们对声律更讲究更严谨，那是个诗歌繁荣无比的时代，以至于给我们留下了几万首的唐诗瑰宝。

我喜欢唐诗的富丽、灿烂，也许是在娘胎里就开始了，到出世后

看着母亲吟咏,儿时的启蒙教育就是背唐诗,看着母亲出口成章,看她写诗填词还对着格律平仄推敲、斟酌。傻乎乎地跟着母亲“熟记唐诗三百首,遍览诸家腹中留”。直到后来自己学诗,每欲开口都是别家名句先出,是再写不过前人的,痛苦了好久,直至花了六年的时间忘记,使名家名句模糊成美意,才略略能写出自己的句子。原以为记什么难,这以后才知道其实想忘记什么才是难呢。但是我做到了,让自己混沌一片,但这时写诗心中有格,笔下按律,诗尾协韵,如此每有隔,思绪每每不能畅达,可是世人偏喜欢带着镣铐跳舞,不知是爱舞,还是爱功夫。我们的京剧昆剧、我们的书法绘画、我们的太极古琴,细数来凡大家者,无一不是性情在先,随意由心生发。大诗人李白、杜甫,名词家李后主、二安(辛幼安、李易安),忘我的时候方可得其真意境。看张旭的狂草、傅抱石的山水,如果真懂,就明白什么叫大意境。书画如此,古言“诗、书、画”,诗更在书画先。文字的语言比书画的语言更能速达人心。所以诗更不易挥洒到忘我的境地。而大意境的诗境又确实和书法、绘画、京昆、太极、古琴、中医一样,应是法度之内的自由,法度之外的恪守。

新时代了,现代人写古诗,要有许多现代元素的渗入。比如电脑、手机、信息、网络等等,还得有古味。味是什么?可以描述,但只能每个人自己去体会。就像最高的古董鉴定不仅靠科学数据,更得靠“望”!全凭眼力,眼力又是要靠长期积累历练得来。诗词的鉴赏能力也是要长期历练阅读积累得来。就像一位现代美女,就算长出了唐朝的丰满、宋朝的清削,还是不能入世入眼,不能算美人,它必须得有时代的气息(诸如高瘦露骨之类)。明白这些以后,我终于敢冒天下方家的

讥诮，从格格框框里跳出来，不在乎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，只写我的心声，全凭读者朋友去感知。所以几百首诗词，其中虽然也有律诗绝句，却未注明，全在朋友们去读，旨在倡导“诗当意为先，境为高”。我不认为一个时代的唐诗文明能够障覆三四千年的文明诗。我更喜欢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、“六朝诗”的风雅！也希望诗词方家不要用格律方寸去套切分割，一位把格律讲得头头是道的老学究，大多写不出一首生动灵性的好诗来。其实，我们这个时代，写格律诗是再也写不过唐朝的。再说了，写得跟老杜一样，也不能算是好——时代需要发展——所谓与时俱进。一个能按格依律写诗的人，充其量就是一听话的好学生或老学究，规矩易成，方圆难定。

不能顺应自然、顺应时代、适应时代，古体、古风、律绝窄路一条，如喇叭口大头往小头看！写的人自以为是，看的人许多不懂（音、律皆然）！《说林训》里的削足适履对诗人应有启示。

但是，当代也有格律诗写得极好的，像大庆的野岩，五七绝、五七律几乎首首精绝，每有佳对妙语！读他的诗，就如聆听广陵派大师刘少春的古琴，规矩法度之内蕴藏万象，偏又不呆板，充满智慧灵性！当然好的也还有，像谭作文先生的词，卢小如先生的律诗，不一足举！总之，我极力主张格律之内出好诗，意高的先取意，决不提倡爬格子。一切艺术的末流都是此门艺术的不幸！

我接触过无数爱诗的大学生，他们都很喜欢古诗词，习作也都很有古意古味，写得都很好，能表达非常的意思！但是“上纲上线”来衡量，多不能合格。但你真不能说他写得不好或是去改他——因为那是他的表达。曾经有个名古籍社要改我的几首诗，而后“奖励”为我出

集子，不能说我到了够“奖励”的水准——但他们看到了我写的真。加上炒作，企业化的他们可以赌一把……我最后放弃在这家出集子。

写诗首先是为了表达。

表达是第一位的，即意蕴灵性境的问题！怎样去表达终是物之背面，即形式的问题，也就会遇到格律押韵的问题。

如果你能历练到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当然是好！但最怕是拿将出来，就剩了琢痕。

曾经有过一种说法，说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应为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生霜”。这简直可笑之极，以李白之天性意境，他怎么可能在起首那么平的情况下硬生生地用这个往下走的齿音“生”字？诗之用字如老中医用药，平和温辛甘烈要一气的，如书画之用墨，也是要浓淡枯湿贯气的，更如太极之阴阳五行，内外要平衡一致的。还有说“举头望明月”之“举头”应是“举目”，这就更可笑了，“目”是书面语、文人字，那李白平起口语浅淡而郁深，只顾了顺溜表情达意里的痛快，哪里会像我们今天的些儿诗家们，时时记着自己的身份，格律字意终害了诗意，以李白的个性、性情、造诣、境界断不会那么去做，不信换了那几个字，再去念再去悟。看似合了理，却并不顺意，再没了李白的放达、自然、流畅。

用此法去量诗已是害人，用此法去做诗必是害己，用此法去要求作诗的，当然是害诗害人！

如果使用这种度量衡来精确诗词，恐怕再没李白了，名诗经典《黄鹤楼》、《登金陵凤凰台》无不如此。诗人是需要些儿自我和非理性的，诗的过程更是如此。

我并非主张放弃格律声韵，相反，正如上面所说“在母亲肚子里就喜欢她了”。

但是痛了呻吟、喜了欢笑、气了愤恨，都会有与之相应的极恰当的表达方式。分寸之间，一气呵成。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要再去调改修整。演员的呻吟声乍似好听但那里透着无限的假，演来的欢笑声乍似好听但那不是真的，演就的愤恨乍似有恨但动的不是他的真气。

许多人的诗，一看刀剪痕、斧凿痕毕露，哪里是写诗，分明是搬砖头、切豆腐——做诗！写是录！有了把它录下来！做是作，刀劈斧削、精雕细琢，诗的性灵意境哪里会等你那么久？早跑了。请看李杜诸多大家的诗！……

许多诗坛诗刊也奇怪，上来的诗，度量衡不是先看诗意好不好，而是先看合不合律；内容不是先看真善美、真性情、真性灵，而是先看是否傍上国家、民族、世道“大款”的主体，然后来评判你诗的高低贵贱。其实，山川草木河流物事都是平等的，国家的大情大景值得歌颂，个人的小情真心也是值得歌颂的，你有对国家民族的大感情要用诗词来表达，我有但我留着用行为去表达；考验厨师的水平不是看他是用肉做菜还用小白菜做菜，而应该看他的真正的手艺。就算李清照没有“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这首诗，她依然不失为大家。

诗者除了诗真、诗善、诗美的责任，还应该培养欣赏群体的义务。

那些每日切格割律的“诗词家”们，丢掉了诗的大境界、大意蕴、大胸襟，要成为大家，谈何容易？何况还有心理上的“隔”！起码，他们连把一首“能表情达意”而“不合格律的诗”发表出来的勇气都

没有,生怕别人说他们出律失韵了。他们写诗,首先是为了告诉人们:“他们会熟练地进出格子了。”并无限强调这个格子音韵;其实,古人的格律意韵是在表情达意的同时达到节律音韵美的,如果害了意,古人宁愿出格失律!例如王建的四首《宫中调笑》、张志和的五首《渔歌子》、韦庄的七首《清平乐》,每首的平仄互有差异。我们现代的讲家们舍本逐末,多把格律放到了首位,表达置于身后,削足适履。再其实,对于有度曲功底的人来说,这只是小菜一碟,不需要卖弄;问题是有人懂吗?要看吗?有市场吗?没市场,怎么流传?怎么发展?扭曲了真性情,如何有真境界?!抱残守缺,仅以格律论诗成败,以平仄断诗高低,恐怕将把诗词带向末路。诗词本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手段。诗只讲韵而诗浅,词只求至工而词枯!格律、平仄只是技术手法而已。

技、法、格律终是属于小技巧,书画之道都讲究入规矩出规矩,求大意境。连武家功法都是讲侠不讲武,重意不重技的。最高境界的高手反使钝剑。光讲究熟练技格的,不是当初沦为好学生,就是最终成为老学究。

其实,诗之大道亦如数学、经济学。数学之于中小学时,皆要求无限地精确。而数学进入大学研究生阶段后,则以极限至无穷大无穷小至概率论,直至模糊数学论!经济学里那只看不见的手(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)也只会画曲线、找规律而不会去写死数据。

读诗评诗论诗,若只以格律论就是可悲可怜,三四千年的诗文明如何才到了一千多年处就遇到了天花板?

爱好古诗词的朋友,诗、词格律是不能越过的,唐诗宋词有无尽的美让我们去体味,但我们又不能错认为“古典诗词”就是“格律”诗。

诗之品评，当以意好为格，境高为律！当以心论！当以灵通！

所谓严格者，当是声由心、韵随意的吧！

所以我的诗没有去分律绝古风什么的，只望喜欢的朋友们读出什么就是什么。

另外有一个不争的事实：就是爱好古诗词的朋友们，都有个自觉性的现实，进入“古意古境”以后他们会自觉地谐格合韵来写。

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和人为地生硬进入完全是两码事。

望诗友同道、所有爱诗的朋友，拿出勇气拿出自信来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刚好合格合律的，写成绝句律诗；不合不谐的，写出古风古意……写出诗人的个性来，写出诗人的勇气来，写出诗人的特色来，写出诗人的大境来。

感谢老义父王琴生先生的鼓励，处处抬我是当代之李清照；

感谢文怀沙老爷子的鼓励看重，送我“清阁雅韵”；

感谢易学家吴思南先生，给我讲许多至理；

感谢作曲家孙健安先生，古陶瓷鉴定家唐恺先生，书法家王冬龄先生，美学家滕守尧先生……

还有那么多赠字鼓励我的名家们，是他们让我懂得大意境大境界，所有这些雅人高士使我参悟袭明。

我不认为这个时代的诗歌还有多大的市场，书画是可以卖钱的，所以画家多少得顾及市场的需求、喜好、心态；“诗歌是没人买的”，便可真而实地、真善美地、真性灵地去写。

我个人喜欢顺其自然，正如书房名“清一阁”——清清静静，浑而如一，得一而生万象！

清一閣詞評

時雨之
言恭達

愛蓮居

清一閣詩詞

丙戌之冬 蕭平





晖麓

必戊題

聊寄殷勤厚望

文怀沙



文怀沙先生题